

【城市阅读网】

云朵
飘

飞

昨日

秋

CLOUD FLOW IN THE
SKY OF LAST AUT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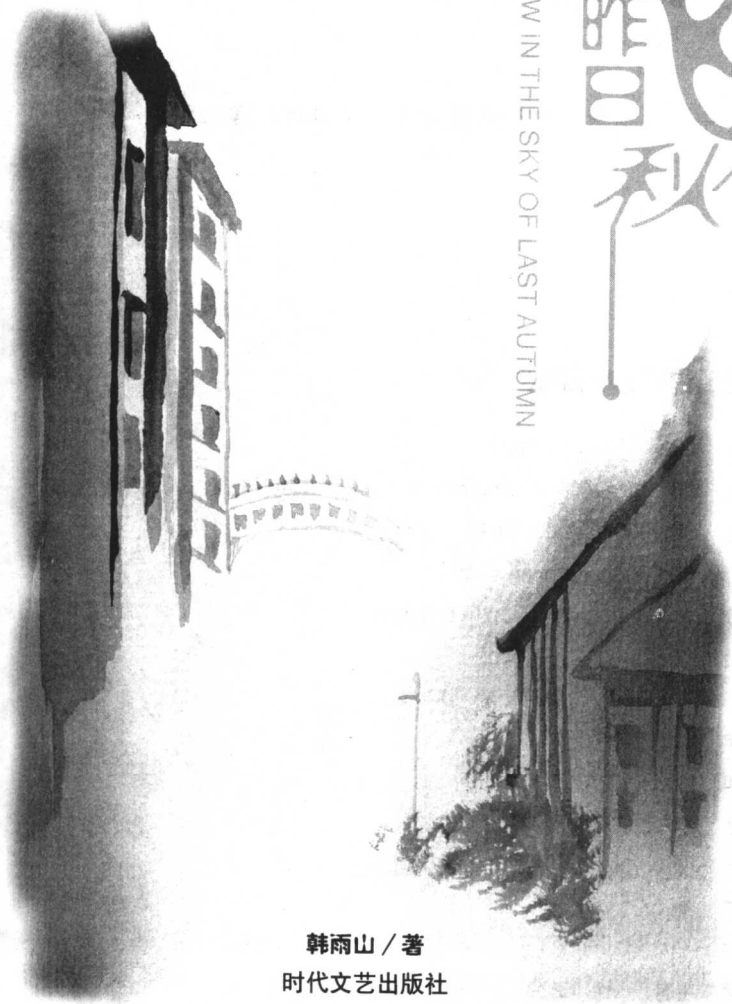
一部少年佳作、青春任性、情感寻梦的长篇小说

韩雨山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一朵云飘过昨日秋

CLOUD FLOW IN THE SKY OF LAST AUTUMN



韩雨山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朵飘飞昨日秋 / 韩雨山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87-1934-2

I. 云… II. 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231 号

云朵飘飞昨日秋

- | | |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
| 电 话 |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
| Email | benatg@mail.jl.cn |
| 印 刷 |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字 数 | 150 千字 |
| 印 张 | 7 |
|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定 价 | 18.00 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洞听青春悲凉的叹声

——序《云朵飘飞昨日秋》

宗仁发（《作家》杂志社主编）

时下“80后作家”已成为媒体和市场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炒作点，连刚刚揭晓的“2004年中国十大文化人物”评选中都有了他们一个合法席位，从吸引眼球的关注度衡量，这场由多重利益扭结而成的精神狂欢足以令一些人窃喜不已了。一旦某种现象进而染上事件的色彩，它的副产品或许就是人们的警觉、疑惑和反感。从这个角度考量，韩雨山这部新作《云朵飘飞昨日秋》的面世要承受的检验无形中增添了不少不必要的因素，因为他也是“80后作家”。

尽管“80后作家”不属于什么社团，也不是什么流派的称谓，它仅仅是作家年龄的划分而已，但有人习惯将个别和大堆混为一谈，你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好在韩雨山的作品受人喜爱的指标早已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网上，他以“老韩头”为笔名所写的第一部长篇《长春焰场》在天涯虚拟社区连载时，被网友追捧的人气很是说明问题。

我看了不少帖子，无论是表达等待读下一节的焦急心情，还是让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左右得寝食不安，无一不证明在这个“世外桃源”中韩雨山的作品真的抓住了读者。还有一个佐证是口碑，在传播渠道充分高科技化的时代，口碑这种差点被大家遗忘的原始评价手段，可靠性几乎毋庸置疑。

我最早听到关于韩雨山这个作者的议论就是还平、李卫几个

长寿的朋友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而且这之中没有一个与作者相熟，甚至连“老韩头”的真名都不知道。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人发现、寻找，乃至产生后来的纸介的种种展示，若干年后，这也许会是一段文坛佳话。

按小说类型的划分，不排除有人会把《云朵飘飞昨日秋》当做“成长小说”阅读的可能，但若仔细斟酌总觉得如此框定似乎略显违愿，更不用提什么“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老话了。从行文的笔调上搜寻，你或许又能联想到《在路上》、《麦田守望者》，也许那玩世不恭的调侃还貌似亨利·米勒。可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作者勘探到的人生经验完全是自己的矿藏。

当然，我这样说不意味着作者的生活阅历能够替代思想认知，我是要强调不管喧嚣骚动也好，世事如烟也好，作家绝不会在社会记录的层面上止步不前，他总是穿过层层屏障，找到那些内心的震颤和彷徨。

在《云朵飘飞昨日秋》于《作家》杂志2004年长篇冬季号上刊出时，我在杂志封面的介绍文字里写下了这两句话：“80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可以饱经沧桑吗？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会让人体悟到悲凉和沉重吗？”的确这两方面都是韩雨山令我受到冲击的印象。

如果说这部长篇中的主人公韩稀（稀子）在生意场上遭遇到的尔虞我诈、大起大落，给他带来的充其量是外表皮肤的划痕，那么他与朱燕儿在爱情上的刻骨铭心、难解难分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排解的痛楚。其实有关爱情的最为基本的古老法则并不是可以轻易从现代社会中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虽然体现形式打上了许多当下的烙印，但内核里的成分几乎是恒定如初。

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情形理解为是文化的遗传，仅仅凭借一些散乱的象征就惊呼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有多么深的代沟，有多么严重的断裂，没准是掉进了思维的误区。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就社会生活史而言正像一块搭建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新浪之间的跳板；就韩稀个人心灵史而言，此处便是他精神史

撑面临的一次全面颠覆。

从大学时代开始，郑稀对米燕儿的追求就无所不用其极。扯谎、吹牛、侃大山，凡是能博得米燕儿喜欢的招数全都使出，直到让生米煮成熟饭，这算所有爱情俗招的集大成汇演。待两个人心里进行沟通和交流时，搬出来的不是萧军、海明威、萨特、波伏瓦，就是鲁迅、冰心，用这些人来唇枪舌剑。

但真正打动米燕儿的是郑稀用心做的两件事：一是自己布置好的处处表达爱意的温馨小屋；二是为米燕儿准备的一场生日宴会。而米燕儿在郑稀遭遇车祸后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彰显出她外在美与内在美的一种统一。当这对有情人即将终成眷属的时候，米燕儿和牛子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了，这让郑稀的完美爱情幻想化作了泡影，他内心的悲凉寒彻骨髓。作为“第三者”的牛子并不是偶然冒出来的，从一开始，大学时代牛子就在同郑稀一样追求米燕儿，只不过是爱情竞争的失败者罢了。

可他埋藏在心底的对米燕儿的情感之火并未彻底熄灭，一遇到可能的时机它自会死灰复燃。郑稀、米燕儿、牛子三者的爱情冲突中纠缠着各种复杂矛盾，主要的是爱情的专一和友谊的纯洁都不容玷污，这在理论上讲是绝对正确的，可生活毕竟是生活，它根本就不会按照脚本教科书中来循规蹈矩、不差毫厘。况且人本身就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善恶美丑两种人性的自我斗争会伴随每个人的终生的。

有趣的是当你对他们三者间的龃龉追根溯源时，你会发现他们在情感的自私性方面态度竟是惊人的相像。郑稀自己可以实实在在地找别的女人，但不能接受米燕儿的出轨。米燕儿更为极端，事情被郑稀发现之后，当她与牛子一同来找郑稀认错的时候，一发现另一个女人陶丽在郑稀身边，米燕儿顿时火冒三丈，挥刀向佛。牛子与郑稀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可在对米燕儿的感情一关上怎么也过不了。

假如说在郑稀与米燕儿分手的那一段出现的事情尚可原谅，

那么在米燕儿和郑稀婚礼的序曲已奏响的时候，为什么还藕断丝连呢？小说由此触摸到了在信念与理性流失的日子里，人是否能谨守底线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刘小枫所说：“恶是人生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站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版，336页）。

IV.

引申开来说，《云朵飘飞昨日秋》正是将题旨指向了人是否能够战胜自己身上的恶、是否可以于凄凉的绝望中疗救好自己的伤这种生存与毁灭的终极性追问。这也许就暗合了哈罗德文学的一个定位：“凡是优秀文学都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提出彻底的质问”（《世界文学》，2004年2期，252页）。

此外，在小说的非主线部分里，作者还塑造了陶雨这个温柔善良、为他人着想的放射出人性光辉的女性；也刻画出了成康远奥男性朋友如何漠视友情、勇于牺牲。好在作为一部小说的使命，在它能够提供出“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加缪语）就足够了，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指出一条出路。

这部小说中还涉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地域性因素与超越地域性因素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整合。作者并非有意完成某种技术层面的实验，可所有读着他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在人物活动的情境中透露的东北特征。

应该说《云朵飘飞昨日秋》是一部用东北话写成的主流意识小说。这种状态的出现既是由于作者驾取便利的自然选择，也非常吻合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展现。我充分知道南方的读者读到个别的语句时会不会产生些许的障碍，不过依对强劲的东北文化的传播势头估计，这些陌生的东西可能更会让他们津津乐道。我相信《云朵飘飞昨日秋》能够赢得的读者面很宽，它不止能让年轻人喜欢，也会给不少人过中年的朋友带来审美的愉悦。



头上的天空依然是瓦蓝瓦蓝的，几个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跟着太阳底下的我随风四处悠着。

有的时候我抬起头，仰着张老脸瞧一瞧它，深吸一口气，觉得还是那么一回事儿，挺舒服。迷迷糊糊、晃晃荡荡的三十多个年头——我是怎么滚爬过来的？

别人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个蒙，傻巴愣登地木了。都说人生几度秋凉，我这三十多年从明白事儿往后是几度凉又凉，最后造了个拔拔凉。

能算得上历史的一般情况都有血泪横飞的过程，我的生活也就是我的这些历史。

我嗷嗷喜欢一句话就是：“自己选择自己。”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于一个人的自身而言，没有一件事儿是坚不可摧、牢固无比的。有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地

球，这类的事儿咱没法研究，因为它纯属舞玄，给你支点你撮一个我看看？

还有人因为极不情愿地受着别人的控制而整天傻了吧叽、怨天尤人，有啥用？你也不是选择不了！

万事都解决得了。我唠叨这些废话的惟一目的和想要理出的一个头绪就是：每个人自己怎么活那是你自己选择的，愿不愿意你都得挺着。没事儿看看自己脚上的血泡，走错路也是你自己晃荡着走的。

对了，还有我制造这些臭氧成分其实还包含着一个无耻的目的，可以说为自己的生活硬整一个借口，或者也可以直接理解为我在毫不掩盖地骂自己“贱”。

这样的生活就是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挑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年少无知还是成熟得跟个老帮子哲学家一样儿的时候，我都没啥可辩解的。

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前面我比较喜欢的那句话也是我自己白话的。

有一年的大热天，中国不管是铁杆球迷，还是那些半瓶逛荡、整天穷煽乎的伪球迷，都还没从五里河的胜利呐喊中苏醒过来，就又眼巴巴地支着小眼睛等着韩日世界杯的开战。

米卢在电视上说了什么足球运动中没有不可能的事，但是必须是现实主义。

这句话就等于直接告诉我们，哥们儿，你们幻想可以，但千万不要猪八戒啃猪蹄儿——不知道自觉(脚)啊！这话对我来说完全一句废话，对他们我的心早已拔凉拔凉的了。

还是小屁孩儿的时候我就为这些家伙躲在被窝里哭了不知道多少个圈了，所以这次世界杯我决定闭上我的小眼睛，一心只想唐朝事儿。

再说自己的正事儿、烂事儿、关于人民币的费劲事儿，还有那些关于情爱的美滋滋的事儿，忙的时候能忙得我晕头转向、手脚并用、接近晕菜了，闲的时候上趟厕所都能当成体面人的大事儿。

今天中午我和民把这批办公自动化用品顺利地送达上海芙尔集团，到财务部结完单，十多万元的利润就算沉着地放进了我们俩的口袋，心里这个乐呵，脸上也像开满鲜花的田野一样遮不住的春意盎然，春风得意了。

钱这东西有的时候的确能让人着实地高兴一把，尤其是像现在似从天上飞下来噼里啪啦砸在脑袋上的一样，顿时让我精神百倍。

不过还真得谢谢我那可爱的小妖精米燕儿，这笔生意完全是她的功劳，用她的话说这是她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她说这话时特逗特正色，跟个刚进城的乡下大妞儿一样傻。

办完正事儿之后，我如以往来上海一样迅速到花园饭

店开个房间，也可以说这叫准备情场，还是带好几个小星星的高级情场。民民没事儿也跟着我过来了，看我那着急劲儿他就在后面直嘟囔，怪我不跟他出去找上海的爱人小妹妹调节调节。

我瞪了他一眼，告诉他我这叫怀旧，这小崽子倒来劲了，瞪着眼睛说：“怀旧你找你舅去呀！你倒别找女人哪！”我这时真想踹他，可大厅里人太多又是一高级地界，人的档次真不一样，咱丢不起那人，所以没理他，自己上楼了。

冲进房间我赶紧给小妖精打电话，她接电话还是那样甜甜的小声儿，麻得我骨头都有点软。“喂！怎么了亲爱的？是不是急得嗷嗷直叫了？呵呵！”

“别整些没用的，干啥呢你？还不过来？”跟她说话我粗鲁惯了。

“我呀！啥事儿没有，在公司侃大山哪！你有脾气呀？”这是她惯用的招术，不把我彻底激怒她决不罢休，然后再整出她强烈反差的性格，冷热兼施，从而让我对她总是那么死心塌地。

对她我还真没办法，假装愤怒地说：“少跟我要嘴皮子，半个小时内你再不出现，我让你血溅上海滩，染红黄浦江。”

“喊！吓唬我，在我的地盘还敢撒野，小心我让我小弟杜月笙去收拾你。不跟你扯了，等着吧！急死你。”接着在

长长的一段“咯咯咯”的笑声中她把电话挂了，气炸我了。

小死丫头说的还真是实话，的确在公司侃大山哪！倒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挥舞着一本杂志，有声有色、神情激昂地白话儿着，净是一些自我抒情实际上别人发蒙的嗑儿，一群傻呵呵的鸟人还在聚精会神地听得甚是起兴。

我站门口看了一会儿，越看越逗，这么多年了她还是这死样儿，跟我似的再变也就这德行。

我点着根烟平复了一下情绪，然后把一万多元的皮衣脱下来搭在肩上，之后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个扣子，吸一口烟对着电梯旁边的不锈钢框子照了一下，加上我的酷酷头，也算够帅的了。

我昂首挺胸，叼着烟大步流星地走进办公区，离米燕儿10米左右的距离我就指着她咆哮般开骂：“你个小山货果然在这里，这回让我抓住你非撕了你不可，骗了老子就想跑！”

米燕儿先是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一愣，随即又露出了点笑容，但马上就收回去了，怒气冲冲站起身来对着我，有点女战士的意思。我走到她跟前拉起她衣服就往外拽，她的那些同事刚刚都吓傻了，不过这会儿都缓过来了，有几个男的已经带着挑衅的眼神向我走了过来。

米燕儿眼神扫了一遍四周，然后狠狠地甩开我拉着她的

手，指着她的那些同事叫道：“谁也不许动！谁动我整死谁！这是我跟这王八蛋的事儿，我自己解决。”然后冲我说：“你小子给我等着，别动！”

米燕儿回办公室抓起自己的外套和包出来，满脸杀气地看着我：“小子，有种你就跟老娘走，今儿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时我有点忍不住了，赶紧用手抹了一下嘴跟她走了出来。

她的一群同事跟看戏一样，一个个屏着呼吸也跟着我们走了出来，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她还没忘了指着那些人说：“告诉你们不想死就别报警啊！”电梯门一关我终于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哈哈大笑，米燕儿索性趴在我的背上笑了起来。

“哎？还拼不拼了？”我蹲在地上问她。

“拼哪！干吗不拼！你以为就这么算啦？”她站起身说。

我也站了起来穿上了衣服，“行！你别后悔就行，看我不整死你。”

路上我给民民打了电话，问他跟不跟我们一起吃饭，这家伙对着电话一顿狂叫，说：“正忙着哪！哪有工夫想吃饭那么俗的事儿啊！”之后就挂了电话，气死我了，好像只有那点事儿才是天下最实在的事儿。

我家小燕儿说他上辈子肯定先天性阳痿，这辈子想奋力地补回来。一生气我非要回去揍他一顿再去吃饭，被米

燕儿死活硬拉住了，算他命好又逃过一劫。

其实我觉得上海挺没意思的，原因是我每次来都没什么意思，慢慢地习惯了，最没有办法的就是她在这里。

这一年多我已数不清来这里多少次了，不过每次的活动都大致相同，就连到这里出入的地方都基本相同，无非就是酒店、饭店、酒吧、咖啡厅、迪厅、俱乐部或度假山庄什么的，还有就是在街上散步，最多的时间在床上。

无聊，无聊，就是无聊，但又没有什么不无聊的办法，只有接着耍了。今天我们俩原定去米燕儿公司附近的君悦大厦56楼的Cucina吃意大利菜，可上楼时才发现来过太多次了，想想都够了，于是临时改变去吴江路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吃。

我们俩像刚刚那样似是而非的大吵大闹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有时就连我都分不清我们是真打还是假吵了，大概是玩儿得太真了，没事儿玩玩还挺有意思。

上次我俩在虹桥路一个火锅城吃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说再要盘猪肉，她却喊着让服务员给我来头猪，一听我就烦了把筷子一扔站起来就要打。

她更不信邪，拎起啤酒瓶子就冲我上来了，小服务员吓得拽着我又拉着她，后来经理带着两个保安把我俩请出去了，饭钱也不要了，只要我们俩出去打就行。

都出去了没人看了还打个六儿呀！嘻嘻哈哈地白吃了

顿饭回去睡觉了，躺在床上她才说其实她就是想吃牛肉不想吃猪肉。你看看，我们俩就这德行，不过真正短兵相接的时候还真不多，玩玩耍耍，假假真真，生活原本如此。

等我们俩对付完温饱问题，民民给米燕儿打电话，说在淮海路金色时代等我俩，下了床他也知道怕了，不敢给我打电话。米燕儿的白色丰田我开着还挺舒服，她在我旁边闲着找话，说这日本车跟日本姑娘差不多，小巧玲珑、温柔得体、晶莹剔透。

我说像你吗？她给我点了根儿烟，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哈哈大笑告诉她：“你就美吧！你也就有个外形，整个一英国发动机，一个字儿，‘冲’。”她想都没想“咕咚”又是一拳，正好赶上一个红灯，疼得我差点撞人家凯迪拉克上，吓出来一身冷汗。

进了金色时代就看见民民坐在那儿，抱着双拳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们俩，我俩走到他面前，米燕儿坐下了，我就站那看着他，他一直重复着：“老爷，俺错了，俺再也不敢了，俺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古代的狗皇帝，那啥……那啥本是天之经地之义，错就错在没经过老爷您同意。”

他这一番话把米燕儿乐得差点没钻桌子底下去，还在那附和着：“没事儿！民民，有姐姐在，谁都是个屁，皇帝老爷来了也让他五体投地。”

我没理他俩招呼服务员把我酒拿来，两个月前来这儿

存的。那晚跟米燕儿真干起来了，自己一个人打算来这儿一醉方休，叫了瓶两千多块的马爹利，没料到一杯还没喝完就被米燕儿软磨硬泡地给弄回去了，然后酒就存这儿了。

服务员把酒端上来，我告诉他俩这酒还保存着战火的余烟，结果他俩都不懂我什么意思。

总的来说今天情绪还比较高昂，事情顺利，爱情如意，还没有什么窝火的气，所以就有了情趣。我们没来之前民民已经叫了一瓶酒，我又来了一瓶，两瓶酒高高兴兴地被我们仨消灭了，我才刚有点晕，要是平常喝这些我早倒了，看来今儿是真高兴了。

我站起身刚要叫服务员再来瓶酒，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转过头看去，一个雄壮的外国大汉站在我面前，我马上回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好像没有哇！

就是有他也不至于追到上海来，还找这么一个恐怖的打手来收拾我呀！我把他的手扒拉下去问：“你啥意思？”那外国大汉笑了，然后看似惊讶地用非常不标准的汉语说：“你不认识我啦？”

我开始仔细打量他，是有点眼熟，他看出了我有点迷惑的眼神，然后一拍胸脯说：“我，桑多士。”啊，啊，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我在法国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我赶紧连着说了五六声“sorry”之后让他坐下，我才问：

“你什么时候跑中国来了？”

他说来六个多月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留学，我问他到什么学校，他告诉我在“孵蛋大学”，我给他留了电话让他以后有事找我。

他起身要去陪他朋友时我问他：“中国好还是法国好？”我接着又说：“你要敢说法国好，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回不去。”他好像没完全听懂，但还是趴在我耳边说：“中国好，中国的姑娘非常好。”我笑笑告诉他：“滚吧！”

他走后米燕儿望着他远去的庞大背影，简短地说了俩字：“山货！”不巧的是她这两个字出口之时，一个男人搂着一个女人正好阻挡住了米燕儿看着我那老外朋友的视线，那个男人和女人的眼神同时聚焦在我们三个人的身上了，男人晃荡着说：“三八，骂谁哪？”一嘴的上海泡饭味。

这事儿要搁别人肯定解释一下就过去了，本来就是个误会，但我身边是米燕儿，这就麻烦了。

她刷地站起身对着那个男人就骂：“就骂你怎么地呀！”那个男人推开身边的女人怒气冲冲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安然自得地坐在那里，就想看看米燕儿怎么解决，但谁要敢打她我决不放过。

我对面的民民忍不住了，抓起空酒瓶子也站了起来，那个男人一愣有点怕了，然后转身拉着那个女人说：“走吧！”